

第二卷

瀛寰寰象

壬申十一月中報館刊

瀛環瑣紀序

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廣遠吾局耳目焉而謂所見所聞有必非理之所有者或者其欺我耶吾縱耳目焉而謂所未見所未聞有不妨意以爲說者或者其欺人耶雖然造化之神奇旣無所不生矣古今之奧窪旣無所不闢矣氣局旣愈出而愈新矣人物旣愈出而愈變矣以爲理之所必無何以所見所聞旣齒齒鑿鑿其若可據耶以爲意以爲之說何以所未見所未聞又荒荒渺渺其若難信耶吾則謂齒齒鑿鑿其若可據者則仍以意構之而已荒荒渺渺其若難信者則仍以理斷之而已構之以意而雕龍負轍堅白異同之說紛其甚也則窮幽極深搜神誌怪續山海之經贊異魚之圖奇肆詭麗務爲人所難信而又使人眩瞀迷惑幾幾乎不可不信此構之以意之妙也斷之以理而准古測今經緯變化之術起其甚也則量天益地制器尚象窮天人之秘宏朝野之謨課虛徵實務爲人所必信而又使人心摹神追幾幾乎不能盡信而究不得不信此斷之以理之妙也蒼蒼者吾知其爲天也謂天有九重日月五星各踞其全體南北二極各程其分度則誰梯而升之以驗其然否耶浩浩者吾知其爲海也謂海有四州羣島之裔各擁其君長積氣之區各成其風土則誰航而歷之以證其然否耶吾不敢謂言之庸近者果盡衷於理耶吾亦不敢謂言之夸誕者果盡出於意而不衷於理耶吾尤不敢謂言之似夸誕而實庸近與言之似庸近而實夸誕者果盡爲意之所自構耶抑或爲理之所從斷者耶果盡局耳目而囿於理之所有耶抑或縱耳目而寫其意之所之者耶夫言固各有所當

也文辭之於言則又各有所當而不必以耳目之所習見習聞者爲鄙亦不得以耳目之所罕見罕聞者爲奇夫亦求剖夫理以自盡其意耳次則亦求撻其意以繩之於理耳理也若麗於事以見者也意也者觸於事以起者也天下之大四海九州之廣遠以目之所接耳理也若麗於者爲斷故必附於事而文以出亦必託于文而事以傳古今來與於此者六部皆有所感觸而不能已於言著也惟有所感觸而不能已於言則其中或不免有純逞吾意而不顧理之當否考書議指摘夫乃叢於其文是豈文之咎也哉亦其感觸焉者異耳吾嘗執此意以求古人言事之文則有所謂論議之文焉就其所聞見者而掇拾之等列之左馬班范之流其純乎純者也有所謂紀敘之文焉就其所聞見者而掇拾之等列之左馬班范之流其純乎純者也至唐宋以後諸作者其於言事之文則愈橫溢而馳騁矣議論則務取奇創紀敘則務爲詳盡著作之林由此其選也自好爲莊周列禦寇之學而其爲文也始放恣而莫可窮詰矣然其浩汗支離若無紀極之中尋其脉絡究必有命意之所在雖千變萬化而不離其宗豈得曰大悖於理耶自虞初九百之說繁而其爲言也始瑣屑而不足比數矣然雖允碎凌雜若無足錄而尋其旨趣自各寓名理而有可味者安得不略取其意耶而况乎馳域外之觀者不拘拘於尋常戶庭幃闥之事而欲得夫筆墨烟雲噴薄變化之奇者乎不拘拘於尋常宇宙古今之變而欲窮夫溟渤倣詭蠻觸寓言之妙者乎吾不知作牖下觀守管中見者其尙執夫已見而以爲妄誕不足稽耶抑或將震駭耳目開拓心思而以爲非常之間見所及者耶尊聞閣主人慨然有

遠志焉思窮溥海內外寰宇上下驚奇駭怪之談沈博絕麗之作或可以助測星度地之方或可以參濟世安民之務或可以益致知格物之神或可以開弄月吟風之趣博搜廣採冀成鉅觀其體例大約仿中西聞見錄而更擴充之積一月之所得成書一卷漸而積之則一歲之中成書十二卷矣而更加以友朋之啟發投贈之往來雖曰見聞固陋亦必有可觀者矣因陸續出以示人其中有局耳目於一隅者吾不敢曰齒齒鑿鑿其竟可據也其中有縱耳目於八溟闕耶人物之愈出愈變者豈能盡窮其情狀耶氣局之愈出愈新者豈能盡得其所以然而推其所當然耶則所謂縱耳目者安必無欺人之談耶則所謂局耳目者又安必無自欺之蔽耶吾誠不敢自信而漫欲人之相信則理之所必無者請一笑置之可也吾堅欲自信而又阻人以必信則意以爲之說者請一筆株之可也閱是紀者其將以余言爲大謬不然焉否耶時在同治壬申秋九月之杪海上蠡勺居士序於微塵稀未之廬

人身生機靈機論

小吉羅庵主

今盈天地間所爲熙熙苗苗蠕蠕蜎蜎汗汗溼溼者孰非得天地之生氣以生者耶既得天地之生氣又孰不得天地之靈氣者耶顧生氣一也而靈氣則有孕有不孕頑然者其石也耶塊然者其土也耶不盈不縮無靜無動是之謂蠢其餘物產則皆有增長之機運動之機機行而物生機止而物死問何以自增長也曰是以機化取他物以助益已身也譬諸草木根葉則其生機以根化取糞土之肥以葉化取光氣之影故葱蘢茂達日益繁矣其病也化氣不足以助之則萎敗零落而生機以絕問何以自運動也曰是以機鼓盪大氣以調機此身也譬諸傀儡線索則其生機牽一髮而全身皆動抽一絲而手足舞蹈故靈活巧妙變化無窮其病也大氣不足以鼓之則樞斷紐絕而靈機以亡今夫植物有生機而無性靈餘若鳥獸蟲魚則莫不有性靈惟靈與機尙未及渾合以交相爲用故其知覺也恒遲其念慮也恒鈍蓋其生氣自主自行而於性靈有未能受命如響者矣五臟之運行心衷之跳血之流貫脾胃之消納意皆毫無知覺焉則天運之自然也心衷之翕張上應夫鼻息之出入所以使血脉之偏體流行也一周時計有一萬次而人亦毫不知覺焉則天運之當然也至於五臟之各安其位各行其次譬如有細筋二類一以身外之各情呈之於腦一以傳令於四體百骸者也即如身之觸物被物所

觸之處其細筋則呈於腦髓卽由他筋傳令或移動肢體以避其危或指揮手足以拒其敵此
腦氣筋之所爲也又如瞳之悅色也能分妍媸耳之聽聲也能別齊楚皆元首之筋有以稟其
令也故宜與心脉相維持相輔佐焉此則所謂靈機也問靈機與生機之所以異曰生機如心
肝脾肺腎之屬皆相依相附相爲表裏一臟壞則餘者亦病矣靈機則不然雖損其一而餘筋
仍自如常不交相爲病也惟斷處之筋則不轉於腦矣且生機常行不息如日星之經天江河
之行地者然靈機則不能耳之聽聲也久之而瞶目之悅色也久之而閭心之慮事也久之而
倦蓋腦氣不能久持久之而昏觀人之每夜必睡可見矣生機藉飲食以爲培養靈機賴安寢
以爲滋息其理一也且吾又證之嬰兒方其在母胎也生機已行然必俟出胎而生機始自主
自行蓋藏府備然後行也至靈機但微有萌蘖耳渾然元氣之中始知痛而已繼知餓而已嗣
是而漸生一意由一意又生一意意積而成理理積而成事蓋孩提至成立而靈機乃指揮自
如則聰明備而精力全矣且夫眼之辨物也豈生而知者習故也假如瞽者復明則天地亦必
變色矣不習故也耳之聽聲也豈生而知者習故也假如方言或異則對坐爲秦越矣不習故
也蓋五官之用未有不由於習者也而心之官爲尤甚上窮九天下入九淵心之官之所爲而
靈機實主之故生機先起靈機先衰耗之者過也人之將死也生機未止而靈機先廢或心善
忘或視無光或手足不良於行則腦氣筋之無以管攝也而一時每未即死則以生机之尚運
行也西醫述一病可異已有西女方刺繡忽神識昏沈身尚端坐手尚握針黹視其面色絕似
絡之細微曲折西博士皆能指其所在已見全體新論不贅述

無所苦者而鼻息無聲奄然垂斃審其各筋則仍可稍動惟腦氣筋則已死矣又有一病者腦
則無恙而氣筋之傳令者廢以至僵臥不能動儼然死矣耳聞侍者議及食事身覺侍者衣以
殮衣而手足口眼之屬毫不能爲之通其意至將殯時幸有人覺其微有呼吸遂反之牀未幾
而愈云然則靈機之或有停滯也譬如薪之停火而火未嘗息也譬如月之被翳而明未嘗墨
也故人之靈源於心而聚於腦道家所謂神出泥丸佛家所謂精成舍利此物此志也至其筋

記英國他咯巨輪船顛末

記英國他咯巨輪船顛末

小吉羅庵主

今天下之制器考工者雖日矜奇炫異層出不窮要皆取其適用而已矣乃至成器矣成爲極新異極不經見之器而究不適于用甚至於廢爲無用則不如爲土牛爲芻狗雖無用而尚不費時日費財力也有人於此竭智盡能以成一器所以棄其大有用也及其成初亦若大有用而漸覺其不適於用則亦終惜其無用已耳而不謂其後之大有所用也且不謂其後之別有所用也則豈創始時之所計及也哉英之與國奧對利亞日盛英人之貿游其地者日衆患海程遼遠輪舟之莫由徑達也相與聚議曰輪船之不能徑達者以煤之不敷用耳吾誠製一鉅舶使富所載必可供來往之用之煤又何不能徑達之有爰與精製造之博士名普倫者商之普你曰欲快意乘風者不可固以尋常之船舶也欲恣情涉遠者不可駭夫創見之規模也請爲子布算劃紙繪成一圖子試觀之按圖船身長六十八丈廣八丈三尺高七丈其中有暗輪有明輪明輪卽外輪合明輪度之則爲廣十一丈八尺輪之高如其船焉計可載客千人貨五千噸煤萬五千噸英人之計以噸者以權較之蓋得十七石云前後樹大桅六高聳雲漢間其汽機之力則抵馬力四千乘焉船身鎔鐵爲之其桅亦煉烏金所成其事在二十年以前也英商乃集資購材籌之二年始立公司於倫敦開局鳩工蓋欲以顯樓艦之奇而奪輪船之利也然而猶有慮者則下水之維艱也船身之長較之他船奚翅倍蓰以鷁首衝下則勢太趣重力太激猛一落千丈恐有未宜因於創造時卽橫皮海濱蓋爲長虹之臥堤而不爲修蛇之赴壑

也日役千指時閱五秋而船身乃告竣蓋已重一萬二千噸矣屢誠期下水而終未能竟逾二月之久又加十八萬之費始幸而得下水云海浪拍天雷聲震地真一大觀也旣下水之二年則船上樓屋窓戶雕鏤粉漆之屬皆備侈其名曰他咯他咯者譯言極大也西人樂觀其盛來者絡繹於途輸卸錢數十因得登舟遍覽焉其汽鑊之哆煤艙之富烟囪之高機輪之大固已目所未見而并爲耳所未聞乃至於客艙之內則整齊華麗金釘銜壁玻璃嵌空網戶垂花雕欄比篆晶宮金闕燦爛光明如入蕊珠宮焉步行艙面如游曠野而可以騁騎射之材也置身邊輪之上如登峯巔始覺其怯而一望空碧平楚無垠不覺其心怡神曠也以是觀者無不稱美云然船工雖竣而欲駛往奧對利亞則一時未能鳩集附搭之員且未能鳩集附搭之客往他處亦然船主無奈且議定先試行牛約一次乃出海未遠機器忽有小傷復回英修理又閱半年乃復出海十一日而至牛約坐客穩便安逸在如家中幾忘有風浪之險遠游之勞矣來往數次而水腳所入不敷用款將留船以有待則力何能支將拆船以零售則功實可惜不得已思拍賣之而英商俱哂其無用連數日無過問者有人曰天下無無用之物且獨不聞人棄中大有可處無處分處數艘耶英廷遂申嚴令不得多載兵士以是船主益無奈云或曰蓋不改爲浮棧爲人鬼聚寄存之貨或曰蓋不卸爲零件以爲裝造別船之用或且藏之曰昔

英人造一千餘噸之船當時尙笑其難駛用而今所通行之船何止大昔者數倍則他喫船雖不能行於今或者必行於後乎茲其船已棄置數年矣昨英國欲通電線於美國其經海之鐵線不下數千萬丈必船載之而他船皆不能勝一則海路有七萬餘里其鐵線重大必非他船所能載一則海洋顛簸不平非極大之船不足以壓之則線或將斷矣故非他略莫為功也吾獨異夫構此船者初不知有英美通電報之一舉而卒賴以成功一若專為此舉而設者可知人之製器亦猶天地之生才也嗚呼豈真材大之難為用哉亦在乎乘時以致用而已不得其用則驥足困鹽車而九折之坂從而非笑之苟得其用則見功名逞材力又豈尋常耳目之可及也哉故君子不先時以自炫亦不後時以自藏

長崎島游記

小吉羅庵主初稿

今夫人之羣聚州處熙熙焉攘攘焉以安居樂業於三千大千世界中者不知其凡幾恒河沙數也人之經營膠擾孳孳焉碌碌焉以天歿壽老於三千大千世界中者亦不知其凡幾恒河沙數也人之生也有涯而憂患也無涯則亦何不幸而處此世也人之生也有涯而歡樂也無涯則亦何幸而處此世也然而有妻孥之煦嫗田園之奉養則雖足不出里閭目不見城市彼固以為自得其樂也以視夫終年客遊冒風波犯霜露躬蹈九折之坂身臨百丈之淵雖有名山大川奇景勝概而多半以羈旅之感慨舟車之勞頓厭倦而不欲領畧則雖日在名勝山水之中仍與足不出里閭目不見城市者無以異更何由得遊目騁遊之趣馳情域外之觀乎獨是人之性則豈其然哉聞佳山水則必有羨慕之意聞大都會則必有趨赴之意且眼前所習見者則漸厭薄之眼中所不經見者則羣矜奇之恒河沙數之人當無不皆然也余適思此理而遊興不覺勃然矣蓋古人累糧入山飛履渡海凡有遨遊均宜屏絕人事獨契真樂方可得間水尋山之雅致也余屢聞東洋風景輒思一遊以擴眼界以快胸襟即謁萬昌公司詢以長崎往返之程則甚便捷計舟中來去島中遊玩不必十日而已可遍覽其勝盡搜其奇矣遂決意往遊於十月之初十日束裝徑登萬昌輪舟晨九點鐘時則已動輪解練矣所附搭處則為土等西商所併附者取費雖不廉乃甚為適意之處也衆客日間敘談之艙寬敞華麗房間廳堂每客各有寢室離牀高榻之外別有藤椅凳脚俱極潔淨毫無纖塵每日供膳三次皆船廚

所備給者衆客會食艙中廣鋪篾蓆如襯氍毹飲饌亦精美絕倫予遂不辭下箸自比老饕焉發舟之初日波平如鏡水濁如油蓋尙未離長江所注之水也次日方晨起而波浪已大作矣船身與海勢相撲相爭不肯相讓蕩蕩然忒忒然蓋不啻其一上一下一低一昂也時天色晴霽四無雲翳海色澄空周環碧浪船艙之面寬平廣大踞坐其上以靜觀天船與波鬪水與輪激浪花如飛雨海濤若排山頗極一時之壯觀也迨早飯時至前會食處則前所爲圍坐大嚼之客祇臘其半耳詰之則皆不任顛簸之故或頭目眩暈而不能起或胸腹湧吐而不能食此則航海者之通病也十二日草起遠望接天浩渺之中有一海島是爲東洋轄地時則朝旭尙未出海已見金碧萬派紅紫萬道其光逼人旣而火球湧起激盪之間遂高擁於海島之上我乃嘆是真所謂日本也云爾須臾而已見水面小舟繁多打漿者皆如飛鳥就遠鏡望之則見其舟之款式制度迥與華舟不同中心快慰竟已得見所未見之異境到所未到之新城矣當是時忽聞舟師呼有鯨魚覩之果見有巨鱗鰐浮於水面且大噴薄海水狀如跳珠漱玉夫鯨之所露僅其背耳則魚身之巨尙不知其若何形狀也爲之駭然者久之回看景色則甚爲悅之觀蓋空明澄澈不啻身在水晶宮闕而遠山蒼翠茂林蔥蒨者可收入雙瞳恍如一幅小李將軍畫圖也其時水已平浪已靜先所患眩暈嘔吐者皆復聚艙面以共樂賞玩之美焉長崎本在海灣內港汊不十分寬廣須曲折行峯巒間山翠滴衣琴筑洗耳舟行真閑恍在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未至長崎之數里先有中洲一小島四面石壁聳立曲抱藤蘿山頂皆翠柏

蒼松亦一名山也相傳數百年以前東洋官憲怨怒教士遂將國內所有進教者約四五千人悉拘禁於此山上旣而以檢轟逐之由山側跳落山脚又轉入於海毒麻爛蠶粉以葬魚腹蓋四面數里之水咸爲之赤至今土人無不記憶此事舉以爲子弟者戒云兩點鐘時於東長崎港內落舖子卽登岸赴舊相識之友家相見之餘極道契闊接待殷勤甚慰饑渴是日也道友朋之情素訪朝廷之政教未暇議及遊事也次日遊歷長崎街市則見其地之風土人情焉屋宇制巨而不高街衢路平而不狹民人衣飾甚奇時天尚熱凡擔昇之役夫皆於腰間繫一繩腹前懸一小袋而已餘則遍體不挂一絲女子之袒褐者亦時有之是則余友朱雨蒼詩所謂裸壤衣冠例不施者耶足下不用履絺并不用靴靿人皆以蓆片當履其前端則以繩套過二腳指之間其後端則不繫也人但跋之而行女子亦然不纏足令尖鴉頭羅襪之觀無有存焉者矣街衢無論大小僻靜繁鬧之處皆甚雅潔平石如砥毫無污穢人性亦最愛潔大有倪迂之癖焉其屋內皆別鋪漫板板上設一重龍鬚細蓆亦少塵埃或入屋訪友或上店購物則皆脫履於外以免泥塗之沾染蓋中西之商旅是地者無不遵行其俗惟西人之脫去皮鞋似有甚不便捷者蓋西人則鞋本若靴未免有費拖曳方可離足耳是晚偕友人諾偉友家中小酌鑲則又極其精麗非若華人之廠廳也衆客揖而讓坐則皆屈膝着地如跪者然團坐既定遂各飲茶茶畢則有女童數輩行炙絡繹其饌皆置大冰盤其盤則置眾客之中席女童上膳時

必跪賓主苟有問答亦必跪此古禮之猶存於今者以云敬也飲饌豐盛無比惜無東人食單每未能辨其名耳其中有東人所最重者則爲巨魚一尾魚既獻腥子未敢下箸間是魚何以未經烹膾則曰無此例也且魚能以活者獻則尤爲珍品尤爲美味耳饌既畢舉酒乃盛行先是主人跪於各賓前相與對酌賓之樽若不空必跪俟飲乾後洗滌其樽而還之主主亦盡一爵而舉賓之樽於掌中以授賓然後復獻爵於隔座之客主旣行酒一巡而各客亦行酒於主并行酒於各客客多而酒力未免有不勝矣久於是處者必於用饌時不多飲酒以留爲主賓酬酢時之地子則未知也故至明日而友人皆言予大醉我固不之信也然友人之已醉則我固知之矣三日偕遊島內山水出門不數武則見有高杆懸線經天蓋自長崎達京都之電線爲新所創造者也其山財重巒疊嶂深谷幽泉山椒以上各植花木絢爛繁茂綠陰如幄不愧翠微之目至山巔遠望則見藍海天光水色相映蔚藍眞奇觀也山邊有墳墓數處甚小詢之則東俗於人死後必彎曲其體置之圓桶掘坎而埋故並無巨冢象祁連也墓上各立圓碣并置竹筒筒則皆插有時花異卉意以悅亡者之目我蓋歎風俗之厚無一日而敢忘先隴也下午甫回長崎過一小鎮忽見隙地之中安設浴桶有男女二人雜洗焉桶旁別有男女數人似以次序而相待者然桶旁置火爐似溫華清之湯者然予過其前滴桶內少婦浴罷起立裸體向外徐徐拭巾竟無羞沮過後轉看則桶旁立俟之男女二人業已褪衣就浴矣此則東洋之俗也近朝廷出諭禁止乃以習俗相沿竟難驟革亦可見移風易俗之難也長崎大街更有溫

室則男女十餘人同拍浮其中焉予曰異哉此風也子友曰否非此之謂也天天地之理陰陽對待生人之理男女居半且身之百骸人人如是何縮懼而不令人見耶且我偉人見裸女而不起邪念爾華人則恐不能矣然則必令不見以保廉恥是亦強制之道何若純任自然令之司空見慣而自泯其邪僻放蕩耶况東國婦女與男子往來交易不甚分別笑言一室儼若良朋兒女之私自消歸烏有矣彼防閑之太甚者未免多疑耳夫男女誠能坦然共處毫無邪淫豈非世道之極盛者耶余聞其言順遂唯唯四日子欲往游舊坊子友偕往伊不能達中言乃文字則皆明甚聽其音與字殊差至以筆墨道意焉夫偉人書文我固未嘗學習矣其書全用本字有之偉中兩文並印有之全用中字爲東人所自寫者亦有之據云如本字語不足以達深意故書稍奧衍者必以中字補之其本字則用泰西各紙式以字母數十傳達口音今聞其國君已擬定凡有書籍皆欲刪去中字蓋將漸次增修其本字也回寓時則過華人所設之學館總角書生無不高吟朗誦書聲琅然而東人則似甚以爲奇者牆外偷窺人如環堵而書生則皆不聞不見誦聲不輟是亦可爲勤學也矣長崎又有名刹數座高擁山麓雕甍麗日梵宇連雲石砌鏡平銅鋪金燦殿宇各有古松檜樟柏之屬蔽虧霄漢古意旁薄蓋皆千百年物也爲之低徊者久之至五日而予將歸矣心則戀戀不能舍浮圖不三宿系下之說其信然耶予所最喜者則其人皆快樂優游面無憂戚之容性無重滯之累在途中者或擔重負輕或聯袂結伴別無喧爭互相退讓相對則俱有笑容村落婦女見客則嘻嘻相迎無嫌疑無拘忌是無

懷葛大之民歟不然何風之醇也國人旣皆歡樂游其國者亦俱歡樂此自然應求之理也其國雖無大豐富之狀亦皆足爲溫飽之計國有善治野無乞兒人物豐昌屋宇潔淨身旣安逸心復恬愉予五日居長崎而耳未觸一怒言目未見一怒形則其民人之深達理道純養性情也可不謂之古民哉離其國而不覺爲之惆悵矣十八夜十點鐘登舟二十日下午已抵上海不忘遊境因泚筆而爲之記

古今記遊之文以柳子厚爲最擅場然其文特紀山水之奇勝泉石之幽耳至徐霞客各游記則於名山大川洞天福地無不遍迷然亦從未有以遊記而記及域外之觀者此作殆合柳州遊記高麗圖經異域風土志之筆墨而成焉者也可謂創格可謂奇文亟登之以示宇內好游之士未必非搜奇攬勝及問俗採風之一助云衛夢庵主附跋

記鑲牙笑談

以下十條係從香港新報錄出

混沌開而乾坤奠清濁判而天地分輕者升重者降輕者散重者凝陰陽於是兆參天地成焉萬物植此而生人道根此而出然而人身之內亦以象夫天地者謂天圓地方人則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日月人有二目以應之地有九洲人有九竅以應之故凡人身之中內而至於臟腑外而至於皮毛莫不喻夫天地若牙齒之應以類天之星宿也况人之於齒牙一道尤有要焉食物之咀嚼入胃則化於五臟灌漑周身精神賴以全血氣賴以運又牙之主爲腎也胚胎始兆形骸未成先生兩腎則牙之固搖亦關腎之盛衰究係命之修短此所謂有諸內者必形諸外也有耄年者上下牙齒已動搖變而爲落命衡士以假牙鑲全之至於齶骨幸無所礙由漸而久又以爲保不有他矣一夜睡入黑甜之際不意諸齒盡脫下於喉格格不能入而其呼吸之氣大爲所阻其人悶然蘇醒苦甚急覓醫者多方出之遍訪諸醫乃效其人自是以一之爲甚不可再矣觀此則鑲牙之法故足以便人者亦足以礙於人故曰益者損之機否者泰之漸也又英國人有以負項至於報窮者以金鑲假牙一付置於人所共見之中當其人入裏官以父官憲於是發役往驗其家一役目視其牙垂涎之取之於懷其人曰此物是僕性命所係安可取也役曰子旣謂貧家有黃金乃世珍也若稟於官法當不宥盍以牛馬骨易之其人語塞役遂捨之而去聞者無不惜之云

論西國用煤

英人之用煤一若中國之用薪不異兵家之糧餉民聞之烟火一有不繼則兵民渙而不聚矣但薪之產產於陽煤之產產於陰陽之生也易陰之生也難故必視夫地土之所出時候之所採且煤之性烈薪之性柔所以薪之用於炊則有餘而用於機器勢逼力雄非煤莫可爲功是之薪則可以煤繼之煤則難以薪爲力西人以此常恐煤產或竭則國因是而蹶矣英國之埃及倫近有以數學測其煤礦者謂遍土所產只存煤一百八十二兆有二十八萬噸耳誠患所出不繼心甚憂之而此實爲西國之隱憂故有精化學之士恒欲取日以爲煤用其自謂天地之生成本欲以爲人間所用若電之出自天西人取之以作電線報其心思巧妙智計絕倫固有如此但此恐非朝夕可能成聞嘗謂西人工技之尚有非唐人所能謀及者其自然之得則有數端以耐勝以財勝以習勝若智拙賢愚則一耳

辨春秋日食占變說

春秋災變最重日食左氏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灾於是乎百官降君不舉辟移時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梓慎對曰二分二至日有食之不爲灾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灾陽不克也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是古者日食唯二分二至不爲災過此則皆災其占法見於昭公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當日食對曰魯南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又有

災杜元凱注云衛地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魯小也周四月今二月故日食在降婁是專以日食所在分野視其國之所受災漢書五行志劉歆左氏董仲舒公羊劉向梁推春秋日食皆本此術故五行志云凡日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共御厥罰則災消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此乃其大畧也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史墨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杜元凱注云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故災在楚鄭君十月之交辛卯日食箋云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鄭君以日食日辰辨其陰陽生剋以定吉凶雖本於詩緯推度灾亦左氏之遺法也惟五行志京房推隱三年日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黑臣弑從中成之形也桓三年日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黃臣弑而不卒之形志又引易傳凡食二十占其形二十有四改之輒除不改三年不改六年六年不改九年其占法與左氏錯不知其術之所出耳按日月之食西人以爲無關灾祥倘見此書又不知作何說也

論中西友誼

泰西諸邦先與中國通商而後及日本日本效法西國其機甚捷幾欲盡爲更張中國則準權度勢量爲變通近來西人之談述兩國者有意軒輊漫加優劣其意以爲日本日強中國必日弱日本待西人出於誠中國之待西人未免出於僞斯言蓋西人皆然英儒理若雅各獨特以

爲非是謂西國所以待中國日本者其道亦不同中國所深惡痛絕者鴉片而西商必欲售之於中國中國所痛心疾首者爲販鬻豬仔而拐誘之船揚帆而去者不絕於道凡此者西國皆未加之於日本者也如西國而亦強日本人購鴉片販日本人於遠方爲傭役作苦工則日本人之銜憾於西國者必將怒目切齒以從事當更非中國可比矣其說明白曉暢至公至正無所偏倚凡聽聞者無不鑒切乎人心焉夫以西國人而能出是言尤爲人所難言且其爲名儒碩德著名於歐洲而有光於上國也

日本欽差致信法朝

聞日本駐劄歐洲各國之欽差大臣預傳言於法國總領爹亞曰日本王將命公使一員授以重權歷聘歐洲諸國其前與日本所立之和約將欲更換迨欽差駕到英京凡有城市俱已歷遊至於炮艦船廠極爲留心察視若夫鐵礦煤礦以及織造局火輪車各等機器皆專心考究西人之善法且與公司設立合同由橫濱創建鐵路一條直入內地惟經費不足必須向西國借貸以資工項云

電報雜用

英京二十一日發來電報云大呂宋王體染重病將有易簣之憂又謂從前阿李晏王子充公之物產今法國朝廷酌議將令一概交還電報又云本月十五日俄國皇子駕抵橫濱該境督憲偕亞華義拿王迎迓禮意優渥俄皇子於十六日由火輪車路往遊東京矣

俄國服海旁島僑

亞細亞洲之中厥有海島生聚頗衆產賦甚饒土人欲以尊卑之有序因自立一酋長以爲主俄國久涎是地遂欲偕其立約仲明俄人商客得以假道戰士得以經由酋長恐爲其蠶食也不之諳俄人怒以兵直壓其境更令主將危言之曰寡君欲行教化薰沐汝邦是以願偕盟好屢不見納至移以師今日之禍捷如影響果子不聽忠告惟有按之版圖收其戶籍慎毋終迷而不悟也會長恐甚復發使持物犒於軍前謂主將曰小邦得事上國誠爲萬幸但向以齒類無多土賦頗可自給故英國印度恒欲通商於敝邑而不從者尤望觀上國之光傾心悅事永篤殷情惟大王鑒之主將曰寡君所願結好非爲鯨吞之計憫汝民之無知育民生於無事耳

海船出洋火食定例

香港西字憲報刊錄云自明年英正月一號起凡以船舶載人出洋而限期須三十日以上到埠者所給火食務照下列之款式從前列款自是日始概爲繳消米每人日給磅半鹹豬肉牛肉鹹魚用鐵罐載間日與以半磅至於酸菜鹹菜梅菜及瓜薯之類亦間日半磅檸檬汁及糖每禮拜二兩水則每人日給三斤柴二磅茶葉每日四錢菜蔬之生者惟是開行之月內乃有發給嗣此而後須俟該船停泊別埠採買然後得而食之否則無庸發給云

游賈施藥

何某者賈於安南日前返粵述其風土人物則云兩地低濕天氣濕煖所以土人受濕者多俱

生惡瘡有一人生瘡於兩腿之上潰爛不堪艱於步履歷年已久諸醫束手適廣客陳某挾帶得藥膏送他數貼厥疾竟瘳後此人舉荐土人求取而陳某並非射利者慨然相送均賴全愈屢試屢驗現聞陳某膏藥丸散大行於該土云夫藥石之於人甚矣施之足以挽再造之恩轉回大之力也可忽乎哉

星架坡匪徒作亂

星架坡近日匪徒復行作亂差役多有奮勇彈壓者先是九月二十九日差役風聞賊匪欲劫該埠銀行齊出防禦西人之年少力强者挺身相助匪人見有準備遂不敢施其伎倆先是有一小販三百餘名沿街恐嚇所經鋪戶以樹葉拋於店內勒令閉鋪歇業如有不從者搶其貨物每逢街上馬車經由無論中西人等糾打且擲沒奈何適有名望唐人駕馬車而過復被賊將車擊碎車內之人幾險遭不測而鋪戶尤多被刦一空者如有敢行阻止則立遭其毒手一時兇鋒莫可抵禦焉雖有巡差亦望風而去之無敢上前拿獲矣不特鋪戶途人罹其害也該埠議政局員胡文基所開建之麵館房亦被匪徒率衆直入拆窗門牖戶而該埠政務司衙匪人亦膽敢闖進緣新立節制娼寮一例惄恨已極故衙內所有冊籍文案盡化飛灰是時匪黨披猖洶湧之勢莫之能禦後大憲調兵彈壓始哄然而散原匪人所以致亂之由亦以差役不能先事預防也

寄庵隨筆

記王昌祺事

龍湫舊隱葛其龍隱耕著

王昌祺者婁縣諸生也賊陷松江邑令卡迺德死之昌祺其取士亦被殺方賊未至時其兄遷婦女於鄉昌祺與父獨留及城破被執誓不屈復念有父在不敢死見諸被擄者皆以銀得脫亦語賊曰我試歸覓何如賊喜從之去乃取婦人簪珥以與之賊怒曰我欲汝白镪耳安用此爲將殺之昌祺乃泣謂父曰兒不能苟活事賊矣邑令卡公我師也有忠臣不可無義士願從我師於地下遂罵賊而死其父納其屍於匱中三日不得食餓甚匍匐路旁一賊至見其形狀曰汝餓耶曷往我館中取食其父蹶然起曰始則餓今不餓矣賊亦異之餽以錢不納而去

雙俠傳

浙西有余生者字雲龍幼習經史及長好兵法粵匪之亂入佐某將軍幕府倚馬草檄千言立就將軍甚信任之授以官不受時軍中有某校者擄一女子至容絕美年十八九許將軍怒殺校而欲以其女遺生生曰是利其禍而漁其色也何以服衆乎不可因請於將軍而釋之生素驍勇善擊劍每率數百人進逼賊巢賊爭避其鋒一日兵敗被執賊曾愛其勇縛至帳下脅之降不從將加以刃刀光凜凜閃若秋霜忽舉首見帳下一美人屢以目斜顧生心動遂僞降以觀動靜賊大喜爲置酒款待而密令他賊偵伺居數日防少弛一夕漏三下月色照空營萬籟俱寂彷徨四顧間隱隱聞劍佩聲轉視之卽前見帳下美人也生急問故美人曰君忘之乎昔

君在某將軍幕中所救之女子乃妾也後不幸復被賊劫前以目顧君者將爲君緩圖耳此豈君久居地耶生曰然爲之奈何美人曰今夜賊奴方醉臥妾當斬其首與君潛逃共投將軍何如生曰然則我當助爾美人曰止止若君往則賊不可得矣曷相待遂入生延良久忽美人持賊首出血淋漓濺衣急促生從營後遁行里許賊覺疾驅而前生手刃數人賊不敢進徑至將軍幕中具陳顛末將軍噴噴稱歎曰此天假奇緣也遂爲之撮合成夫婦焉居久之見將軍禮意漸疎乘間辭去與美人往來吳越間不知所終

論曰予嘗讀隱娘紅線諸傳輒嘆其俠膽奇腸疑爲飛仙化人帳下美人抑豈其流亞歟不然何行徑之詭變不可測耶至飄然辭去相與偕隱則又神龍見首不見尾進乎道者之所爲也噫亦異矣哉

異僧

庚申六月平湖李某過田家博采途遇一僧病若瘋見某猝曰汝往博采耶某怪曰然因叩問得失僧曰得以某點得之歸須以酒肉相遺我當少待某欣然應諾然猶未之信也遂往果獲采獵亦如之詫爲異人及席微而忘其酒肉矣至故處見僧猶在焉悔甚僧曰我知汝已忘之矣何害乃從田間拾草一株結爲環形令某視之則一鏡也但見鏡中木棉千頃光明如雪轉瞬間忽盡成白骨不勝驚訝回顧間僧已杳矣迨七月舉遭寇亂死者數千人積骸徧野正木棉花開時也始知其有先幾云

紀極生事

庚申夏四月賊陷嘉興有楊生者居城中挈母及妹倉皇出走中途忽與妹失急返尋見火光燭天不能復入不得已負母至鄉暫避焉母每思其女則終日涕泣以爲必死楊曰母勿憂死命也妹倘在兒必有以救之徑辭往抵城下遇二賊將殺之楊曰我降耳奈何殺爲賊志在捕人故不卽殺縛以見賊酋廖某者廖詰其故楊曰我貧無室家故願投帳下耳廖叱曰鼠子給我殆欲來窺伺耶命殺之楊聲色自若曰殺則殺耳恐壯士從此裏足矣廖異其言又以其年少姑幽之空室令賊伺左右閱三日復問應如前廖曰汝誠來降願爲我養子乎楊曰果爾則幸甚廖喜特盛設讌楊賊中共稱楊爲公子云居有頃聞賊中所掠女子甚多但未知妹之蹤跡又未敢潛行凝思久之一日廖適謂楊曰汝在此獨居寡偶今有女子五百人藏之宏文館中尙未入選汝可自擇當意者楊欣然應諾率從者至館令門焉毋得擅進及入門見女子達跣環泣於地中有一人見楊呼救心疑爲妹近之則表嫂也楊曰慎勿聲我且徐圖行至盡室四壁昏暗不能仰視隱隱聞哭聲是耳所素熟者乃曰得非我妹在耶妹徐睨見兄亦大驚曰兄曷爲至此楊曰我非被掠乃僞降以救汝耳遽出則恐爲所疑必縱反間於賊乃可言未畢相與泣數行下又恐賊覺遂歸僞言於廖曰館中女子已爲黑旗兵辱矣奈何廖怒欲盡殺黑旗中奸淫者楊曰殺則徒傷人彼女子旣已被辱恐不足以充下陳曷釋之以爲恩乎廖以爲然明日卽遣楊往放賊衆皆莫之解見有賊酋令亦無敢阻者及妹出楊來問具告以母所

在且曰我不久至矣放既盡復返時方溽暑水中皆積屍食者病且死廖患之曰汝知積水之所乎楊曰城外有一泉清冽可食然非數十人負擔不可廖遂遺衆隨之往果得泉如是者再楊察負擔中有城居數人私語之曰今不行恐無期矣乃使數人伏於桑中佯爲欲遁狀楊亦僞爲追者間行數百步料賊不能及各佚去楊至鄉則妹先在矣遂完聚如初余友張夢龍孝廉爲賦長歌而余述其顛末如此

龍湫逸史曰楊生因救母而失妹因救妹而及五百人卒能脫身羅網弄逆賊如轉丸非

獨孝與義也抑且仁而智矣

酒傭婦

吳江某村有酒傭婦事姑甚孝結槁蒲一載夫往蘆墟酒肆庚申秋賊至蘆墟與一歲同被掠其夫以不從見殺戚乘間逃歸具以事告其家婦聞之痛不欲生血淚俱盡姑轉慰勸曰汝夫雖死尙有田數畝足以自守不奪汝志也婦佯諾自是絕粒不食數日嘆詠睡竟以餓死時年僅十八殮之日弔者數百人無不歎異惜傳者逸其姓氏云

讀陳翁傳書後上

金華朱允成子欽甫

古之時朝廷取士必本於鄉鄉評必始於父子兄弟間士之進取若咸自力於實行其無所爲而爲者世亦推而重之自科目興選舉廢孝友實行湮沒無聞惟踽踽涼涼不爲人所親愛者乃獨爲之世不以此重其人其人亦不敢自齒於縉紳庠序間者比比然也章先生滌山悲之書陳翁事以風世曰翁不多識字有弟夫婦死翁襲其資權子母訓諸孤嚴一錢不得妄用孤私恨之迨長恐歸其貲翁無與焉孤乃大感泣同時有身貴顯及有聲庠序間者操行乃大異是嗚呼可愧已余讀其文旣悲士習之衰與翁之不遇又重悲先生表章之心獨苦也先生將謂翁不爲人所親愛又託業微故其行湮沒而不彰耶又將謂表而出之使貴顯及有聲庠序者讀之有所感耶不知翁卽有是行而讀書致通顯則親附者衆其所以取重於人固在彼不在此耶又使翁不幸阨於時而幸遇昌黎柳州之徒爲文章以垂於後能禁夫習聲病工對偶者束書不觀與觀而漠不動心耶吾見先生風世之心終窮也然世有陳翁之行而有先生之文固所謂碩果僅存者雖舉世非笑之不爲痛況僅僅一二進取之士不聞不知耶此行此文猶庶幾其可以風世也悲夫

讀陳翁傳書後下

余復讀章先生滌山書陳翁事不禁悵然以悲淚涔涔下也曰嗟乎兄弟之際生死之情猶待日久乃見乎不見於縉紳詩禮之家乃見之微賤之子乎不求知於人乃至不見諒於諸孤脫

令中道而死翁之心終何以自白乎悲哉翁於弟在時友愛不知何如然各有其貲則亦未能免俗者也弟死而經紀其事一錢尺帛悉有簿紀飭諸孤不得妄用亦織悉治生之恒態也獨難其訓孤成立有怨言而不爲動勞苦十餘年而已無與焉回視曩昔之事所爲委曲苛細者無一不光明磊落泣死者而愧生人矣章子曰翁豈晚近之人哉余謂非晚近之世翁烏得渾沒無聞待章子傳其事哉夫三代以上庸行何可勝記兩漢之世鄉舉里選薛包許武之徒出微賤而致通顯皆赫赫在人耳目自科舉之法行士習爲聲病對偶之文業工於家則譽滿於鄉達於朝廷公卿大夫留意人材無復問其家行者孝友之事寥落人間唯踽踽涼涼不爲人所親愛者乃獨爲之世有幾章子其沉沒寂寥莫爲表章者可勝道哉夫中人之情無所慕於前則無所起於後選舉既不可復但如章子者數輩爲文章以闡潛德使識字知義理者有所觀感其於教化庶有裨乎觀夫貴顯及有聲庠序者所爲如彼唯不多識字如翁者乃如此然則章子表章以風世之意抑又終窮矣悲哉

王緯堂先生殉難記

金華朱允成子欽甫

咸豐十年六月十一日賊陷於潛吾師王緯堂先生死之嗚呼先生困公車三十年始授於潛教諭諸生相處得所師邑之人知有王先生不知他官賦訟有糾紛者得先生一言立解數上書當道論兵事指陳兩浙形勢以官卑莫之奇也嘗領兵守天目山賊退卽罷又嘗奉檄輒於臨山谷斷賊入浙之路先生笑曰烏用是既至邊履視得某關隘址諸道輻輳爲形勝最因建言修之初先生以於潛非當道所重數爲諸生言利害勸之團練士民欣然樂從而催科者不便百計阻撓之旣築關益譁然以爲多事先生銳於任事自居鄉積受怨謗至是益悲憤無所發洩思一建奇策破塞羣議以爲快是年春賊破杭州先生將百人扼關議擊其惰歸於臨新富四邑山民踴躍聽號令官紳交阻之不果於是決計移疾旣束裝聞賊至遂不果行有某觀察者來救於潛先生戒以守關無出不聽戰五晝夜衆寡不敵棄關去賊謀而入自令佐士麻及營汛升兵空邑走有門人以二輿夫一担者迎先生左右勸先生行不聽亦散走獨一齋夫侍先生遺之不去先生朝服挾刃坐一賊當先入格殺之卽舉火自焚遺筆付子弟曰天熱吾清白之體不可俾鬱蒸樓有礮硝舉以自化爾曹不必痛悲蓋立志素定也其齋夫伏屋後得不死爲邑人述先生死時事如此賊旣去門人得其屍池水中朝服爇去半跣一足衆哭歎之其子愈聞難奔至載柩以歸著有皇輿兵鑒若干冊卷帙繁未就也亂後不知其槁存否允成嘗從先生受筆法愈以先生庚春日記付允成屬爲狀其事書旣失記憶不能詳因就死難事

與可人意室主人索舊贈詩啟

記之俟求有道君子作傳誌焉

搜輯茗餘小錄與可人意室主人索舊贈詩啟

棟風已息梅雨將飛蕩子愁長芳辰夢短回憶春申浦口夏午江頭銀絲消渴淺舍宜愛之脣
綵線合歡深繫莫愁之臂七夕則穿針乞巧三更而滅燭留髡味知飲水藉償樂土之遷思結
迷花遑計囊金之匱嬌奴比雪勝友如雲剪青裁唾碧之衫飛白蘸流黃之幕君多杜牧狂名
僕作王昌故事三年如是一日未聞及其海鯨失所風鶴銷聲梓里全歸桑田半變簾青酒碧
舊夢虛尋舫白燈紅新遊再過月筵藏蓋笑擊龜頭花巷閉門啼沾鳳尾書成勸臘訂鷗誓於
必盡抑真無刻能忘方期樂此璧月長圓豈料情終緣雲又散香隨蜂蝶鉢壁迎來侶乞鳳鸞
斛珠換去惆悵海棠易嫁梅聘原虛因循墻杏難關柳眠尚可然迄今而功名誰遂志冷登龍
貧病已成愁荒洗馬君因投筆我尙傭書秋士當時生離死別冬郎此日樂往哀來安排百幅
輕箋記來雪迹料理十行小錄書出香名恨海誰眞情天自補慚稱風月主人羨署湖山佳客
自注云君居木瀆號靈岩山民淋漓醉墨郤窺園扇之詩荏苒熏香曾製繡奩之句倘借
洩錦囊之秘緘寄碧雲應還同畫舫之編話傳紅粉

蓉江梅龕小隱初稿

夢禪小記

滋曉樓剩稿

梅里姬荃姬蘅姊妹也少失恃父某弟某忘其字荃字蘭英蘅字蕙芳閨中相吟和有蘭蕙繡
餘草未刊行世無何蘭英早世蕙猶待字閨中也春日開盍見姊遺草而有感欲得高僧諷經
以懺生天不果心常惆悵一夜倦而假寐忽見蘭來歡笑如平生既而曰妹有叩佛願姊已心
受之已雖然妹知禪宗之妙乎盍一參之蕙曰妹試參姊宜爲師蘭曰六根未盡五蘊難言欲
識本來先除魔障如何是無眼法蕙曰皎潔坐忘中夜月繁華夢醒四時花如何是無耳法曰
悉憑鳥語喧春樹不覺泉聲苔晚鐘如何是無鼻法曰馬勃空教焚細細鴨爐何事煖熏熏如
何是無舌法曰辛苦一般都是假酒漿百和總非真如何是無身法曰痛癢不關同木石寒溫
一任過冬春如何是無意法曰澄水不波清湛湛長空無月淨沉沉蘭曰妹解妙矣請再下一
轉語不見可欲心如止水一見可欲心如沸水魔障從生浮雲忽起奈何蕙曰劍斫亂絲都不
碍冰消熾炭竟無烟蘭曰佛教欲付真經先自懺罪我問汝口業有三曾犯貪否曰園榭每思
慣作遊仙想投筆祈爲才子身蘭曰身業有三曾犯嗔否曰春下重簾驅燕睇秋除幽草恨蛩吟曾犯痴否曰凌雲
雙曾犯殺否曰狸奴曾見教搜鼠鴿子群飛囁放鷹曾犯盜否曰白蓮出水曾偷供紅杏過牆
記暗攀蘭曰口業有四曾犯綺語否曰畫卷偶題參秘記閨詞借句助諺諧曾犯妄言否曰杜
蘭香托前身伴夢綠華知昔日因曾犯惡口否曰離鬟酣睡無心叱獨子慈頑有意呵曾犯兩

舌否曰踏青約略晴和雨磨墨商量淡與濃蘭曰既知業障可與明心四大皆空五蘊非有汝今欲於何處住蕙一時遲答蘭曰認取本來真面目脫將過去假形骸蕙欲再問蘭手招彩雲趺坐其上凝眸合掌冉冉上升蕙凭欄呼姊陡然夢醒思之尚在目前不勝感嘆常以語女伴後蕙適名士某曾記其事姻戚中樂道之余因得聞其詳爰錄其語以爲記是亦與葉小鸞受戒沈綺琴皈佛等也蕙後生二子一女卽長齋繡佛未知其得上乘否耶

僕以鈍根未能妙解禪悅且囿於楞嚴桶水之喻輒以爲無甚妙諦故於身毒之語言文字畧不研求冀通旨趣惟少時偶讀葉小鸞受戒及沈綺琴皈佛二記則繡口錦心瀾翻雲詭不禁爲之合十頂禮云今讀滋畹樓主人此稿如聞香口如剥蕉心旆旆風光依依若繪而其於禪悅也則又似確有所得而非僅習口頭禪以夸爲乾矢橛者可比是足與葉小鸞受戒沈綺琴皈佛之作並傳矣有如是舌者是能春吐旃檀氣夏吐芬陀利氣秋吐蘭氣冬吐須曼那氣朝夕氤氳以爲供養應生天上八萬四千微妙侍女來相親娛着微妙衣出微妙聲携手相笑以爲極樂吾不知滋畹樓主人當時作何境象作何意想也還請再下轉語以覺我之鈍根云

小吉羅庵主附跋

綺懷詩十六首

兩當軒臘稿

楚楚腰肢掌上輕得人憐處最分明千回步轉難藏艷白結蕊裝不鎖情朱鳥窓前眉欲語繁姑乩畔目將成玉鈎初放釵初墮第一銷魂是此聲妙諳諸謔擾心靈不用千呼出畫屏袖闌戚絃拉雜隔窓摻碎鼓丁寧湔裙勸草春多事六博彈碁夜未停記得酒闌人散後共穿珠箔數春星旋旋長廊繡石苔顛提魚鑰記潛來闌邊羈藉烏龍臥井畔絲牽玉虎迴端正容成猶歛照消沉意可漸疑灰來從花底春寒峭可借梨雲半枕偎頗憶檀奴面識初第三橋畔記新居流黃看綵迴腸錦飛白教臨弱腕書漫話私心緘荳蔻慣傳隱語笑芙蓉渠錦江直在青天上盼斷流痕尺鯉魚蟲嬾門戶舊相望生小相憐各自傷書爲開頻愁脫粉衣輕多浣更生香綠珠往日酬無價碧玉於今袍有郎絕憶水晶簾下立手拋蟬翼助新粧小極居然百媚生懶拋金葉罷調筆心疑棘刺針穿就淚似桃花醋釀成會面生疎稀笑靨別筵珍重贈歌聲沈郎莫歎腰圍減忽見青娥絕塞行自送雲輶別玉容泥愁如夢未惺忪仙人北燭空疑盼太歲東方已絕踪檢點相思灰一寸拋離密約錦千重何須更說蓬山遠一角屏山便不逢輕搖絡索撼垂恩珠關銀櫂望不疑梳子簾前輕擲處丁香盒底暗携時偷移鸚鵡情先覺嵇睡獨兒事未知贈到中衣雙絹後可誰重讀定情詩中人蘭氣似微醺薄澤透髮枕上闌唾點著衣剛半指齒痕切頭定三分辛酸青鳥空傳語佻巧鳴鳩浪策動爲鶯舊時裙袂上鶯鶯應是未離羣容易生兒似阿侯莫憇舞箇不知愁負綠湯餅蓬蓬見彷彿龍華會裏

游解意尚呈銀約指含羞頻整玉搔頭何曾十載湖州別綠葉成陰萬事休 傩梳當是鬢鬚
髻背立雙鬟喚不應買得我拏珠十斛賺來誰費豆三升怕歌園扇難終曲但脫青衣便上昇
曾作容華宮內侍人間猶恐難勝 小閣爐烟斷水沉竟牀冰簾薄涼侵靈妃喚月將歸海
少女吹國半入林煙盡蘭膏愁的的滴殘蠟漏思愔愔文園渴甚兼貧甚只典征裘不典琴
生年虛負骨玲瓏萬恨俱歸曉鏡中君子由來能化鶴美人何日變成虹王孫香草年年綠阿
母桃花度度紅聞道碧城闌十二夜深清倚有誰同 經秋誰念瘦維摩酒渴風寒不奈何水
調曲從隣院度雷聲車是夢中過司勳綺語焚難盡僕射餘情懷較多從此飄蓬十年後可能
重對舊梨渦 幾回花下坐吹簫銀漢紅墻入望遙似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纏綿
絲盡抽殘蘭宛轉心傷剥後蕉三五年時三五月可憐杯酒不曾消 露墮星房各悄然江湖
秋枕當游仙有情皓月憐孤影無賴閒花照獨眠結束鉛華歸少作屏除絲竹入中年茫茫來
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著鞭

此昆陵黃仲則二尹景仁兩當軒牋稿也其所傳悔存詩鈔經翁覃溪閣學方綱刪定而
此作以少年綺語刪去不存予從夢湖友人處抄得之珍藏行笥已閱二年重檢讀之愛
其旖旎清華不徒效玉溪生獺祭者是可傳已亟取付雕工以取媲竹垞翁問情風懷等
作當亦異曲同工也 衡夢庵主附跋

羅孝子詩並序

昆池釣徒

奉賢有羅孝子者忘其名家本豪族坐官事因之蕭索孝子惟以訓蒙餉口先是其父以
事戍河南軍越數年而凶耗至孝子哀痛不欲生急欲得父骸歸葬乏資斧不果嗣積有
餘蓄人勸其受室不聽謂先人旅魂未妥何以家爲遂隻身至河南詢其父停柩處人無
知者偶於郊外野寺遇寺僧述及所自僧卽指其處見一棺敗露白骨已枯孝子恐未確
刺臂上血滴之入骨拭之不去迺負骨歸葬焉嗚呼如孝子者一村學究也足未歷江湖
身未經風雪卒能走數千里外負其父骸以歸非其至誠感格能如是乎方今朝廷下
詔求忠孝節烈者嘉獎之彼都人士舉孝子以應人爲孝子榮而不知有孝子之苦方能
有孝子之榮也世之日侍庭闈而奉養疏畧者聞孝子之風審不痛哉

悲風凜凜驚魂魄愁雲點點行不得一片真誠貫九霄千秋史筆皆生色遠戍河南路幾千父
兮不見奈何天讀書每憶趨庭訓喬梓飄零亦可憐天灾流行豈常有長官執法誰援手骨肉
凋殘剩一身四方設帳謀糊口凶耗傳來自異鄉呼天愴地痛難忘迢迢千里將身赴秋雨
風沙草黃洛陽城外三十里古寺權頽半荆杞中有一棺傍石堵間是雲間羅氏子一孟麥飯
奠荒原願祝魂魄還故園拾起枯骸尋舊路滿天風雨暗前村隻身不憚山川路風餐露宿陰
靈護屍鼠晝號猿夜啼旅魂驚斷誰堪訴千辛萬苦得歸來爲妾幽魂築夜臺血淚今朝都泣
盡更無一滴上荒苔雖然未表蘿岡碣孝子苦心終不滅一朝北闕逮恩光定看門前標綈

附蘭谿陸君少葵和作

羅孝子奉賢生父荷戈申州行一朝凶耗至呼搶涕零縗餘生幸在急奔赴白日慘慘河南路
 一解 茄茶號泣徒跣雞斯天荆地棘直前履之出門四顧風淒其父骨不返家何爲勸之
 授室吞聲悲二解 荒郊入古寺申有浮屠居重趼氣斷續力竭形趨起叩頭泣血陳區區
 一棺指點拋擲蕪赫然白骨縱橫枯臂血濡縷沁入骨孝子失聲負之趨旁觀堵立長嗟吁
 三解 毒蛇猛虎堅冰體魄一誠感之金石爲開山川重秀孝子歸來馬鬣封樹妥魂泉壘爲
 孝子父嗚呼榮哉 四解 聖朝孝治天下 倘大吏請綽楔旌孝子曰奈何以親求名頓
 然魂驚顏彌頰吾作此詞傷孤弊筆端有泪如何傾亂離回首烽烟橫思親觸我肝腸崩君不
 見羅孝子至性獨行高千春

右亡友陸君和作古節古音遠婉漢魏勝於拙作遠矣陸君於庚午夏間橐筆奉邑與余
 爲文字交嗜杯中物今歲春竟以酒病化去嗚呼天忌才人至斯已極所著迎暉樓詩若干卷惜未付梓

壬申孟冬昆池鈞徒誌

課桑條約

吳興妙妙子擬

鎮江鄉民向祇耕耘不知蠶桑自同治己巳冬吳興觀察沈公奉

命備兵常鎮捐廉創辦課桑與湖屬同志并本地紳士多方籌劃赴浙購運桑種教民栽植辛
 未冬又得 觀察李公諄諄勸辦分設蠶局同人益加奮勉三年以來四鄉已有成效現已
 育蠶收絲民獲樂利鎮郡日漸生色此皆由 大憲裕國裕民所致也金陵維揚太倉福州
 等處相繼推廣聞各縣又皆效法舉行矣茲將鎮江課桑大畧並種桑法一則呈報 貴館
 伏祈採擇是幸

一種桑之地須先耕熟泥要和勻利水隙處惟種菜相宜切忌夾種雜糧及荒草滿地致用肥
 不力地勢須要向陽不見太陽則不發最忌地如環橋高低互出有樹木遮蔽處亦不宜種
 一種下掘土約一尺餘寸雖非拘定總以桑本下接處覆好爲度其潭之間闊深淺當隨其根
 之長短順其勢之東西

一種時將根鬚理順埋下然非盡向下埋也橫根有數層者理好一層用泥蓋之層層如此如
 或以根撞根斷斷不發

一桑株根直下者名頂心根須剪去留之則根不黏土桑本難堅橫根不可剪
 一根有損壞者其色黑須剪去不剪則好根亦壞剪去壞根自然能生新根出來
 一種時用人糞壅水灌之其猪羊牛糞漸次用之亦須壅水若曠土不肥浸豆餅壅之更好壅

之撞水在乎隨時審擇淡則乏力濃則鹹死總以肥潤爲貴

一桑株初種時灌糞只要依桑本周圍灌之切不可挖潭有潭則積水爛根到第二三年桑株漸大根已四達宜於四桑之中壅潭灌糞仍須將土鋪平庶可得力惟桑株切不可單用水澆單用水則桑便死以桑性好燥惡溼故也

一灌糞到第五次可以隔十天再灌此初種時法也當春間發洩之時天晴可間日灌之至秋冬收藏之候多用肥糞豆餅交春更爲得力

一桑株種下卽灌水糞隔數天可離地約一尺四五十齊青嘴上將上之稍剪去第一年祇留頭二個或多至三個惟留頭之時最防虫傷上眼被蟲食去則以下眼留之故下面眼頭必須見上眼放開方可一概抹去兩眼透發成叉桑本卽易粗壯此後仍如前法剪留年復一年四五年則成十五六叉便可開剪成拳矣

一桑株最防蟲傷蟲類不一舉其爲害最甚且速者詳之一名硬殼其色黑鉗翅皆利晝則伏於土中夜則飛鳴作陣夏季更多須掌燈捉之一名柔搭其形及色均與桑枝枯條相似堅伏在桑如桑本生叉首尾不易辨走則無足以兩頭跳搭而行可用手抹去見綠水出則死一名楊牛又名水牛頭生鬚角各二體黑有翅兩鉗利如刀嫩桑條鉗之卽斷其生子出卽名蛀虫如蛆一般但見桑本上有小孔其虫已入內矣急宜用銅鐵絲探入灌以銅油若不趁早除去其虫由皮入本自上而下久之到根難治桑卽蛀死又有桑本如生一疤者內必

有蟲須用鑿子削去仍用鐵絲通入以潤之又有桑蠶寄生如白屑者漸成細粒如半蘿蔔子狀吸飲皮漿皮漸枯槁生苔自此葉少而枯急用刮木扒刮之見桑有白點時或用巴豆研細和豆油用櫻帚蘸油掃之白氣自散諭云桑蠶多夏大駭甚然總以隨時用心爲要試看湖屬鄉人何以每年先須修桑割桑葉以萬物逢春而發預防蟲禽寄生也

運載桑株忌雨淋日晒風吹宜用稻草護之

奇女子傳

寄庵隨筆

奇女子者嘉興王氏女賊破城時一家俱失散女與老嫗陷入圍中爲黑旗賊得所女年十七有殊姿賊畏爲令不敢私匿且莫邀重賞共獻之賊酋賊酋大喜欲納之女度不能脫乃爲曰妾本陋質今得侍大王實出萬幸雖然大王帳下甲冑在前刀鋸在後妾寢怯甚能爲妾擇此乎賊酋從其言悉屏帳下諸人惟老嫗在焉命女佐酒且飲且醉神迷志亂不能自主女視賊酋腰佩刀甚利因笑曰今夕方圖晏樂何嚴裝爲賊酋卽解刀置案上固求就寢方入帳女佯爲挽雲髻狀急向案上取刀斬賊首於帳中時城頭鼓三下四顧無人老嫗已驚墮在地女疾呼曰起起讎已斃矣乘賊未至得脫則脫否則覓一乾淨土以死亦可無憾遂與老嫗偕行是日賊方至焚劫城外故門猶未閉女從刀光中突出城闕及賊覺發數十騎疊追之已無及矣此庚申四月二十六日事也

龍湫逸史曰奇哉女也身陷虎阱乃能以計免辱殺曾雪恨是又一費貞娥也其可傳也

巴作奇女子傳

阿兒傳

阿兒傳

海上延陵伯子

兒阿氏字芙蓉海外名妓也生而肌膚柔膩香艷動人鬢髮如雲光澤可鑒隆慶間有粵賈某至其地與兒狎相得甚歡而囊漸罄憂不得歸兒笑曰君無憂若携妾至中國聲價可增十倍且妾亦恐終老是邦恩從天下王孫貴公子遊俾中國人士知天涯海角有阿兒其人者妾博其名而君取其利誠一舉兩得何戚戚爲賈從之乃携以行月餘而抵奧門比登岸見者無不爭相購致以通情款舉國若狂以爲紫玉非烟之復生也由是酣歌宴舞之餘非兒不樂酒綠燈紅之際非兒不歡蕭齋曲室以及客舟旅館中風晨雨夕非兒無以爲消遣計兼解歧黃術凡頭痛下痢胸悶肝氣諸症兒治之無不應手瘥阿兒之名遂大噪兒性和緩善媚上自富室宦家紹榜子下至輿臺奴隸屠沽兒不與狎則已狎則未有不如魚得水如油入麪流連忘返資產蕩然者且怪兒以烟花賤質跌宕歌樓妓館中宜其富則戀貧則棄乃人之貧愈甚兒之交愈固蓋又深於情者也御史某聞之怒曰尤物移人有如此哉我不遏此風非夫也草奏糾之乞下令禁止兒乃要結貴官顯宦及御史之友戚子弟輩益肆然無忌御史亦無如之何但歸咎奧賈之携兒來者後亦置之不問云

論曰治容誨淫君子所戒兒以色香味三者迷惑人使人入其彀中而不悟亦黠矣哉易之卦有蠱女惑男象取皿蟲其阿兒之謂歟

寄居北橋邱館文 辛酉清和上浣

吳縣 邱濶筠孫

坐館於鄉不得已也夫館而曰鄉異乎城也可知矣避難而然亦出於不得已耳且學生少而詩書熟坐地佳而東脩多此蘇地之情形而非茅廬之光景也若乃矮屋半椽高置者一尊師長長檻幾隻挨坐者十數蒙童笨伯偏多而乖兒特少先生處此亦將何以爲情也溯自蘇臺未隔以前梓里安居之日東家門第何等崇鴻西席起居果然安燕修儀豫大兼之弟子犀靈供給豐盈常使吾儒雀喜左觀圖右觀史室徧藏書几也淨窗也明庭饒佳卉不亦樂乎固所願也即使教開馬帳亦幾化姽婳堂豈若避難窮鄉如今日之坐館村中者哉 借黃歷而揀良辰邀同學正也需三面言明紅柬一張預先端整青錢數貫繕寫周詳彼茶幾包柴幾捆任憑酌送也可笑者先生非閨女何偏來受聘之稱呼 屆元宵而邀新婿帶請塾師果否一心敬禮三杯白酒篩到面前兩椀黃梁划來肚裏彼鷄一盤肉一盆隨意可啖也堪怪者若輩僅村翁亦擺足居停之款式 自其開館而論各家竹櫈預爲搬齊迨至時交下午則阿媽攙來矣髻下常披黃髮生成嘴臉難禁頤解幾回膝前不用紅氈捻緊拳頭僅向師尊半揖荒田勞莫憚也喫力矣縱用盡一時之剗削而頑石難開 即其解館而言滿室樊籠已經久守亦既節屆芳辰則乃徒請出矣筆筒遑顧推翻腳步慌忙幾若鴉飛暮雨書布分明亂捲口聲歡躍宛同鶴噪新晴熟路之常遊也鳶之飛麥風送暖牛之牧穀雨催耕翻骨牌而當腰牌扮白

頭而札白布此時之快樂何如也拖遲哉何已越三月之光陰而修金尚欠今夫愚鈍者天姿也荒僻者地面也而館之暫坐於鄉者則固在時之不可爲而亦出情之不容已也蓋吾人教育之懷固嘗苦口箴規甘心化導而鄉中之訓無異城中而爾等澆漓之俗何其心偏茅塞肚若草包而結習之深難移惡習且夫頑性久染成風耳塵教何難三行四字之書偏皆耳食鸚偷慣學一本百家之姓盡是口傳以至費唇舌而效蘇張善詞違則嚴詞斥敵手心而施夏楚哭聲罷則笑聲仍頑皮之莫格也蠹苗似之矣觀其硯磨麝墨字之寫幾若畫花紙潤猩紅筆之塗那何潦草盤雙膝而長譚閒話一笑開顏聽得喊肚皮之痛彼手亂翻者書兒捲角心不定者杌子翻神性情之憨拙不盡指明也一室內欠聰明吾能不於村館而慨歎深之且夫醜態早經畢露耳懷要貨於胸間幾度嚴搜帶出麥園半個嚼殘羹於舌上連聲大笑噴來菜飯盈檻甚至頭低向比搓泥團偏富湯圓口說登東扯字紙權爲草紙臭屁之難聞也蠶豆害之矣觀其花臉常闊膚之黑已非一日蓬頭竟慣毛之黃飄出三根蹠兩脚而亂講粗譚幾聲觸耳受來須胃口之佳彼戴於頭者無非毡帽穿於足者半是蒲鞋形狀之歪斜要難髮剖也同堂中無禮貌吾安得於村館而跳躍出之嗟嗟童子何知僅能牧犢先生休矣暫且看猫避難而云然乎聊以寫不得已之苦情爾

曩閱竹笑軒賦鈔有冬學賦一篇其佳句亦可解頤茲作描摹曲盡幾於繪影繪聲讀竟

噴飯滿案顧子和評

記日者詐術

昨有自佛山來省者茗話間談及三水縣有黃姓人於佛地開漆器生理適生意淡薄而家口嗷嗷本錢日絀不勝納悶深怨時運不齊命途多蹇忽聞人言有精星命之學初到境者五行之義備極詳奧黃乃以庚甲詣其所特懇推測星學者以是統三元而微判八字支干分運限而兼度四時消息既而曰此爲財命並旺之格且以干旺復行財榮運不日當決有千金之資以就君者苟不懷疑請進內談敢以情告黃方萬狀顛連之際忽得是耗無異賴楊柳之一枝施甘露之一滴喜甚卽趨步入敬請明誨星學者曰予得異人傳授種銀之法惟要算其終身有福澤者方可以施否則不敢妄遭天譴也且必視乎其人之資本厚薄以錫多寡如得一百之母可獲一千之子或先捐五十金便可種收五百金矣君子誠能虛納可否以一百兩銀授僕且俟得請於帝管有千金矣黃於是際利慾薰心便謂近因店務難圖止存得銀十兩之數求先生見憐伏爲哀贈星者曰非不欲憐子之苦但不湊足五十兩不能作母種此正席前之箸時哉不可失君其速事張羅倘虛此時日不能代爲力矣君無悞焉黃返店百計謀維得銀三十兩復到星者處求其將就從事星者又曰僕見君一片真心誠意甚堪恭敬故貸君二十兩資以成美舉彼此酌斟已定擇日開壇又着黃某另備銀五兩與其徒往省城白雲山鄭仙翁祠拜禱致囑必慎密其鑑直萬不可洩黃某一一遵依以行不敢違命如期黃某果携銀三十兩赴館星者亦具銀二十兩合封固先用二大瓦盆蓋之以密一載銀一載紅綠豆及百

申江花史二則

歲銅錢皆書符籙喃喃作法既畢將面盅施放於大木桶內命黃某自取起使其卽速携洞店安置帶處必俟翌日方可開閑自有銀五百兩在內矣黃某果然如命而行至詰朝啟視之內止有紅綠豆銅錢一百文而已其銀則固移植於他處也黃某怒甚髮衝於冠急步到館中與星者理論而算命者謂明明將銀種放在盅內封好以授予手今如此說顯係得財忘恩之意欲圖賴我代出二十兩金耳旣如此不仁之謂何遂喝諸徒將某執之聲言要殺此負心賊也斯時衆寡不敵黃某只得跪懇再三說有母親垂危繼之以泣情願此款永誓不追星者方肯釋之黃某心恨而歸告知夥伴大忿約數人往尋星者而人面不知何處去矣古云貪字似貧黃某可作龜鑑也若但守分安命彼術雖巧亦奚足施其技哉

申江花史二則

沈愛林小傳

鴛湖信緣生

愛林小字月娥本杭人從假母姓沈風姿綽約斌媚天生玉蕊瓊枝未足方喻性喜靜略知書不甚工酬應語多氣輒不接蓮鉤端正瘦不盈握余初識時姪年十四定情以來花晨月夕時相過從相對忘言惟有微笑悶則拈葉子爲戲以破岑寂姪抱恙必親爲撫摩手調湯藥姪嘗以他事不直於假母飲阿芙蓉膏無有知者余適往見其飲泣慰之曰今夜燈廬良佳子盍陪我一觀以消春恨無自苦爲曰君歸休相愛之情不在是也倘不忘舊好明日之事其垂顧焉余知有異婉訊得情解救終夜得不死姪以是感余或有問言亦不能入余嘗以故數日不往

則寄聲問訊勞午不絕傍觀者訝其儀低減翠臉瘦銷紅矣至則喜形眉宇然亦口不言歡心許神通三年如一日人莫信其交之深且清也初遷同慶里再徙兆榮里名益噪姪雖青年落溷頗知自愛以故春風蕙蕙猶詡含苞人亦欽其光艷未忍有以玷之也善絃竹能南北大小曲以氣促不輕發聲余曾與論音律辨四聲口齒細入毫髮窺其興至先歌以爲之導則手撥檀槽曼度一曲覺淒婉動人若他客雖強之亦謝未習罕有聆其音者浙有某太守具風月鑑過申江定花榜以姪冠羣芳坐是假母益居奇貨姪性本落落似乎自矜其同居同慶里沈靄慶兆榮里沈十全並一時之秀自顧弗如轉相迎合全泯嫉妒亦異矣哉有伶父以金錢百萬致之不可復揮千金曲意周旋半年餘欲博一歡又不可負氣使人至杭購求其親來鳴諸官欲求璧返事未決仍就居兆榮里令洋人監門禁其出入明日通國之人皆知焉其名重一時如此余往別知其委曲然亦無可如何相與執手哽咽不成聲左右之人咸爲感動不得已珍重而別歸齋冥想殊難恝情曾作懊憊四律以寫離恨亦夢得四愁之遺意耳後聞其適四明大賈位在夫已之列亦旣抱子云 詩曰珠還合浦事真奇握手難禁兩淚垂誰料沼吳越西子竟成歸漢蔡文姬痛憐此後知心杳轉悔從前割臂遲一自移根須自惜金鈴十萬莫能施交清誼厚惜分離忍聽東風叫子規決意不留卿勢迫斷腸相送我情痴難期古渡迎桃葉空向章臺折柳枝別語如蘭堪作佩自家珍重莫傷悲 泪露亭亭一朶蓮真令妬婦見猶憐秋期不信寒於水春夢雖尋軟似煙三載短緣何草草半生長恨正綿綿無聊轉幸情常在團

黃雲卿小傳

扇秋風免棄捐 青天碧海問嬪娟誰把相思替我傳縱使離魂來枕畔徒添清淚滴燈前悶看舊贈弓鞋小怕對新磨匣鏡圓人面桃花同此感可容重結再生緣

黃雲卿小傳

女唱書黃秀卿愛卿之居尋芳里也夫人知之其女弟名雲卿者雖與二女先爲伍教之歌意似不屑余嘗謂是兒大有識見必非久墮風塵者聞者哂之院中舊例客設宴招有外妓陪坐女先生避席使雛鬟執壘雲卿年稚每操觴政焉我友大原二尹與愛卿有素而秀卿又爲芥衫逸史所上頭者以故余嘗偕二友過訪時雲卿纔十三四戰揖猜拳不甚諳練獨喜其天真爛漫雅韻欲流一種離合神光起實父於九原恐亦不能描畫也後二年皖南程伯子與有交余又頻往嘗見其理雙鬟束雙鉤笑笑生春步步移妍真可相對忘饑何必銷魂真箇也時諸同人尋春興勃余亦日醉花叢方以微逐爲務北里名姬十九相識間嘗品題羣艷除才藝外若論風姿當爲雲卿首屈一指僉謂不謬雲卿貌微豐性柔婉無抹脂障袖習其姊愛卿湯逸飛揚秀卿孤高坦率各擅盛名然以視雲卿之風致嫣然不覺勝乎後矣初程伯子與文運里張秀寶善至是愈昵會雲卿懷孕以爲伯子所有伯子誦之遂絕尋芳里之跡他日余往其二姊以伯子薄倖旁爲不平噴有繁言雲卿轉淡然無怨色懇託殷殷猶冀余爲黃衫客也其賦情特甚如此未幾一吳興茶貢春之爲脫籍携去甚有寵余聞之譜芥衫逸史曰疇昔之言驗夫芥衫亦信余有特識云

白桃花詩次龍湫舊隱元韻 並函 拱硯四明諸同人呈稿

昨與同儕快談瑣記 詞壇夙仰詩社遙瞻賦來皎潔丰姿句奪尚書紅杏吟到清閒標
格韻流學士青蓮洵逸少之風情亦香山之雅興也况乎疊韻而詞真霏雪拈毫而意欲
凌雲明月自來陽春寡和僕等偶成七字敢將顰效西施記取十章無異語儕東野手疏
拈此目笑存之順頌 瑤安謹呈 氷鑒

東皇着意換新裁不受塵寰半點埃綽約枝頭如綴玉芳菲籬畔欲羞梅分明倩女風前立疑
是文君月下來花性已隨人面改劉郎重見莫相猜 尺幅冰綃費剪裁穠華洗淨絕纖埃情
輸柳絮肌輸雪韻似梨花格似梅品貴不教真面失色空原是脫胎來瑤池仙子供游戲青鳥
歸時莫浪猜 白下癡道人呈稿○誰倩仙人玉手裁桃花開處淨無埃十分春色輸紅杏一
點芳心讓白梅入世肯從人面改傳神却趁月光來瑤池雲影蓬山雪幾費劉郎着意猜 瑶
珊玉樹想丰裁不受人間半點埃浥露無言依翠竹臨風含笑謝紅梅門前崔護驚春老林外
文君踏月來絢爛極時平淡好天台有路莫相猜 星江湘湖居士未定草○花樣新翻試剪
裁一林暖玉絕纖埃慣將本色超穠李未免清瘦美古梅門掩有人增舊感雲迷無路悔重來
祛華返素春多少斜倚修篁任蝶猜 從無色處鬪新裁開向仙源不染埃花映渡頭低漾月
鶴歸雲外悵凝梅粉香漫擬徐熙本玉潔曾偕潘令來獨抱天真甘淡泊肯隨紅紫惹人猜
不惹庵主人待商草○贏得冰綃費剪裁本無凡艷本無埃慣將素顏羞嬌杏懶把紅情結綺

梅波漾渡頭春欲去雲迷洞口月初來箇中色相真仙格桃葉桃根莫浪猜 瑶池仙種憶手
裁玉立亭亭不染埃淡到無言依翠竹饒他冷艷謝紅梅晶簾月映花深淺露井風迴蝶去來
悟得色空空卽色莫將輕薄惹人猜 西冷一了山人甫草○露井花光別樣裁天然玉質滌
纖埃治容堪笑牆頭杏破萼重開隴上梅謝却漁郎停棹問還是倩女返魂來而今不復飛紅
雨細逐楊花一任猜 雲縠冰綃一色裁清風標致絕纖埃洛陽三月重飛雪廬嶺千株乍放
梅素面光分梨月淡縞衣香送玉人來倘教再到玄都觀前度劉郎亦鬱猜 慈谿袁石子眉
仙初稿○舊隱曾將妙句裁掀翻錦浪漾清埃落花差擬風飄絮種月渾如雪映梅應是鴻山
參道後可從露井合枝來鉛華洗盡留冰質不使專房妬女猜 武陵春色近刪裁幻出霜葩
絕俗埃接壤繁英層綴玉遠林疏萼冷輪梅瓊姿羞比門中面素質還疑天上来寄語漁人尋
舊跡桃源斯是莫驚猜 醉戶樓詞史甫稿○瓊英滿眼化工裁未許繁華混染埃縞素不輸
蹊上李清標錯指隴頭梅劉郎舊夢依稀認倩女芳魂迤邐來淡極翻教饒別艷露濃雲暖仕
君猜 仙姿貌稱丰裁不着人間半點埃露井成陰香滿樹竹籬深護影疑梅蟠根合向瑤
池種素頰眞從粉本來渡口忍教流水去芳心端重莫相猜 武林十二珠簾池館主人呈草